



那一缕乡愁

明月别枝惊鹊，清风半夜鸣蝉，稻花香里说丰年……城市楼宇林立，在某个下过雨的午后，白墙灰瓦们是否也会想起，他们也曾是泥土，生于乡村，来自大地……

月下醉听蛙鸣

故乡夏夜的蛙鸣，是一个个激昂跳动的音符，是一首首恬静舒缓的乡间小夜曲。披着如银的月光，漫步在乡野阡陌间，置身在散发清凉气息的田园中听蛙鼓长鸣，简直就像欣赏动人心弦的交响乐。听着这胜于天籁的蛙声，让身心回归自然，是多么富有诗情画意啊。

久居现代城市，我们整日蜷缩在钢筋水泥里，与青蛙蝌蚪不复相见已有多多年，连蛙声也难得一闻，更不用说去感受“林莺啼到无声处，青草池塘独听蛙”的美妙情趣了。城市无蛙鸣，我的耳朵再也捕捉不到自然中的那一声声美妙音乐，听虫吟鸟啼、蝉叫蛙鸣，这些自然中生命的亲切歌唱，渐渐地成为一种异常珍贵的自然音响。

今年入夏后，搬了新居，小区里居然响起了阵阵呱呱的蛙鸣。刚开始，我怀疑是自己的听觉出了毛病，可侧耳倾听，那声音虽然微弱，却那么实实在在、真真切切，由远渐近，由少渐多，由轻渐重，盈盈满耳的欢快音符在静寂的夜空中，清脆、悦耳，唱响了一曲生命的赞歌，精彩着夏夜的美丽，一时惊喜中，我竟难以入眠，不由得拨动了儿时记忆的琴弦……

我儿时的岁月是在乡村度过的。那里遍布小河沟渠池塘，每到夏夜晚饭后，劳累了一天的人们手摇着大蒲扇来到池塘边的老榕树下，讲着天南地北的事儿。孩童们疯跑着扑流萤、捉迷藏、打水仗。累了乏了，便躺在竹椅上数星星，听妈妈讲牛郎织女的故事。凉爽的清

风吹来，正当人们沉醉于夜晚的清凉之中，突然蛙声涌起，漾起一圈圈甜美的涟漪。稻秧垄畔，水草缝里，荷花丛中，轻重不一的蛙鸣此起彼伏，一浪高过一浪，一波接着一波。那蛰伏了一冬的青蛙们，正呼朋引伴迫不及待地夜色中，鼓起腮帮子唱起了最纯朴的乡音，或雄浑高亢或悠扬欢快或婉转缠绵，或一唱三叠别有韵味。蛙鸣阵阵，随着柔和的月色，荡漾开来，酝酿着稻花香里的丰年，丰盈着农人的梦境。

循着蛙声，走过空旷的田野，来到月光下的荷塘边，便会看见青碧似翡翠的荷叶上，坐满了一只只瞪着晶亮大眼睛的青蛙正在欢歌，人走近了，它们才一蹬腿，扑通扑通地跳进水中，跳出了一道道美丽的弧线，动作是那么的轻盈，那么潇洒！“嘎咕嘎咕”“呱呱呱呱”“鼓嘎鼓嘎”，满塘青蛙仿佛有谁指挥似的，整齐而有序地高歌起来，身前身后，远远近近，都有青蛙在演奏它们精美绝伦的乐章，其境界之恬静和谐，是再高妙的乐师也难以合成的天籁之音。蛙声如歌，庄稼拔节，意趣天成，乡村沉醉在祥和美好的时光里。待到夜深了，如玉的圆月高高地挂在天空中，人们都钻入了蚊帐罩着的竹床上枕着蛙声酣然入睡。

故乡有农谚曰：“青蛙咕咕叫，丰年来报到。”蛙是害虫的天敌，农田的天然守护神，据统计，每只青蛙每年可捕食上万只害虫。家乡的父老乡亲，也总是把蛙鸣的响亮和稠密，与



庄稼的丰收联系在一起，蛙声愈闹，稻子愈丰收。辛弃疾在其著名词作《西江月》中吟道：“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。”乡村的丰收景象，引发了诗人的好心情，听取那一片蛙声，想着丰收在望的庄稼，心中激荡起满腔的喜悦。那一份期待，那一份赞誉，也把青蛙之于农事的功劳渲染得淋漓尽致。从此，我也终于读懂了乡亲们听取蛙声时的感动和虔诚，他们祈愿着家乡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，小日子能过得和和美美。如果哪一天他们没有听到这美妙的音乐，就会不约而同地相互询问，今夜的蛙声呢？

月色如水，一揽蛙鸣入怀，听蛙鼓琅琅，与大地同眠，把心融于田园，把情融于自然，点点滴滴渗入心底，不禁迷醉在这温柔的梦乡里。

钟芳

回乡散记

鸟，也只摇曳着零落的悲鸣。

走在暮色茫茫的村间小径，听见渡口有人喊着自己男人的名字，也有一个粗犷而劳累的声音应和着。孤独的摇橹人守着那方潮湿得泛着腥气的渡口，默默地唱着遥远的歌谣。渡口，载着来往的过客，载着丰收的喜悦，载着分别的惆怅，还有那一汪载不动的我的思念。

是你说的吗？故乡两个字“一字一泪”。我分明感受到故乡是我流不尽的泪，诉不完的情。岂是两行泪，那是村子前两条娟娟细长的小河啊！那么纤细、那么缠绵、那么延长——

叩响吱嘎作响的木门，几片红漆碎落进我的手心，凉凉的触感，骤然间，把心揪得紧紧的。门扉打开的瞬间，我看见母亲被寒风吹弯了腰，却把温热传到我的手心。“孩子，快进屋。”母亲的手，糙糙地摩挲着我的心，温暖而甜蜜。家里的母鸡咯咯地叫着像是迎接生客，不时打响了院子里随意摆放的筛子，叮咚叮咚的声响将屋里父亲的咳嗽声拉得好长。屋里，依旧是多年前微黄的灯光，照在父母亲的脸上散发出淡淡的哀愁，刺进我的心里。

那是什么时候，一个羊角辫的女孩奔跑在暮色里，热情的风总会拉来一个村里女人的呼唤声“孩子，吃饭啦！”一遍又一遍。又是什么时候，我坐在一个宽厚的肩膀上笑着说

抚摸乡村

一支清脆的山歌悠悠飘来，敞开所有的窗口，用最真诚的目光，抚摸幽幽的乡村。

屏住呼吸，平伸双手，感觉一种铢铉入土的声音，庄严地膜拜一个关于谈论粮食来源的方式，验证一些肤浅的学识以及背脊上许多轻浮的目光。

蛙声在农事里绽放，二十四节气花开花落。稻米的哭声，你听到了么？高高的田垄上，是谁，挥舞着一把铁造的镰刀，重复一个弯腰的姿势？是谁，握紧一把古老的锄头挖空腰间的硬朗，撑起农业的全部命运。

一束炊烟舞蹈了一群女人的四季。一片土地蜿蜒了一群男人的一生。我的思绪随同屋边的庄稼大段大段拔节，如同圈中的牛羊，把日子反刍成一茬茬成熟的庄稼。

门前的小溪淘洗着污垢，糯米酒沤着火腿裹芳香。消失的麻雀归家了么？屋檐下的小燕子已经飞翔成一种希望。

感觉到了么？一件蓑衣一副坎肩都挂在墙上，并以滴血流泪的方式，铿锵乡村沉沉的乐章。

抚摸乡村，一部人与自然联姻的杰作，往返千年。该删的，早已删了，该增的，早已添了。湿淋淋的乡村民谣，温暖乡农每个纯粹的日子。

高山支出乡村的高度，血性的莽杆溢满芬芳。是谁，赶着老牛将朝阳驮上山岗，犁出一串沉沉的希望？是谁，挽起裤脚袖口伫立溪岸，拧尽一身辛劳，把乡村的故事拉得悠长悠长？

豆花已经甜甜开过，昔日桑椹染红的女孩子，饱满成一粒成熟的稻麦。

谁的身影被稻田一一分割，种上乡村金黄的诗句。谁的风铃被大豆曳响，悟透一切贯穿乡村的屋群，写就一些典范。

抚摸乡村，我的感悟无法一一作撰，只能紧随一株一株的庄稼成熟，收获一些吃饭的真理，然后受用一生。

庄文勤



抓铁有痕

何星海

(上海中医药大学)